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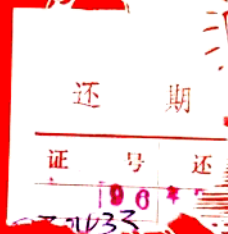


SHENGSIJI

生死集

钟良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SHENGSIJI 生死集

(中篇小说集)



C0278534

钟良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生 死 集

钟良明 著

责任编辑：萧汉初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轻专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24,000 印数：1—2,000

平装：ISBN7-5404-1443-X
I·1149 定价：9.80 元

目 录

自 序	1
生死三部曲：	
1. 沦陷	5
2. 束缚	47
3. 复活	96
众人三部曲：	
1. 择业记	145
2. 现形记	235
3. 治脑记	275
后 记	316

自序

我在这本书里记录我对当代中国人的观感。我不敢说我看透了当代中国人，但本书确是在诚心诚意地写他们。书里少不了文学的夸张，但没有现实的谎言。

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现代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有若干不崇高的因素，我们周围每天都发生有不愉快的故事。用文学的形式将它们记录下来，就有可能是诚挚的文学。

具体说来，我看到了生命的沉沦，但我立志要写出他们在生命的沉沦中对生命的渴望；我看到了活到半死状态的人，但我立志要写出他们在半死的状态中企图获得新生……

一句话，这本书写的是：浩浩荡荡的死象，迷迷茫茫的生机。故有书名。是为序。

钟 良 明

一九九五年八月



生死三部曲



沦陷

将来不是一份礼品——它是一项成就。

——哈里·劳德（1870—1950，苏格兰喜剧演员）

祝你在有生之年的所有日子里都活着。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

本篇主人公为“肖干部”。这违背了汉语一个习惯用法：只能用表示荣誉和地位的词称呼人，所以我们有张主席、李教授、王博士、肖老板，等等；不能称人张工人、李教员、王服务员、或肖干部，因为工人、教员、服务员和干部表示的是千百万人从事的普通职业，并无恭维颂扬的含义。由于医生高过护士一等，所以明知人家是护士，却偏要称医生。这种曲线恭维的策略，尤其具有感人的力量。

“干部也表示过地位，”在县城后街小杂货店买烟卷的吴江前县委组织部长老王解释说。“土改时一名普通干部就有权定成分、决定抓人关人，管十几号干部的区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吧，还有权杀人！所以政府派去农村的工作人员，除少数有官衔的外，农民一律尊称为某干部。”

老部长长吁短叹往前走了，又意犹未尽地回过头来补充，眼神和语气里有一种惨淡的沧桑感：

“现在不一样了。城里人吓唬孩子说，‘用功读书！读不好书将来送你去当干部！’”

肖干部没能赶上享受土改干部的权势。他第一次获得干部的称呼是在六十年代末。其后几十年中，他一直是普通干部，所以人们一直没有机会改变其称谓。当然，也有人亲切地称他“老肖”。与他无缘亲切或感觉上述称谓不妥的人们则沿用旧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老肖”与“肖干部”具有同效力。文革以来，称谓变革如火如荼：先有管理大学和一切上层领域的老少工人一律荣获“师傅”的尊称，全社会竞相攀比，以至在大街上问路，称人师傅可受优待，称人“同志”遭人白眼；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被落实政策并涨了几级工资以后，沾得上边的人都成了“老师”；科技被落实政策特别是职称制度恢复以来，称谓变革呈现全新态势，并很快波及这个小城，于是终有一天，在老肖与一群人打哈哈时，突然一位有新观念的人称他“肖干”。众人愕然。解释是：工程师可称某工，干部何不称为某干？众人听后抚掌大笑，表示赞同。从此老肖喜得新名：肖干。

但是，称谓也有例外，比如司机：人们可以称人或自称某司机。在国外，据说开车的和店堂的服务员一样普通，要为乘车人开门、扛行李等。在中国则不然。由于轿车曾是地位的象征，所以与这一地位有关的司机似乎也有了特殊的地位。不幸的是，不适当的人有了不适当的地位之后就会生出一些事来，如提供服务的司机欺侮乘车人就是一例。肖干部就受过这类骄横司机的凌辱。某年春节后不久，肖干与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女同事方冰去省城出差，同时代表单位看望主管领导，返回时，这位领导慷慨地派小车

送他们去车站。司机不痛快，几次暗示他们：“小车还不如公共汽车方便！”方冰不买账，不请就上了车。一路上，司机四处停靠，下车办事。按时赶到车站是不可能啦！生气，没用；求情，生性倔强傲慢的方冰不屑。听人家摆布吧，大不了在车站再等几个小时，坐下一趟车！这么想着，她就懒在椅子上打盹了。

肖干年届四十，除了十几年前稀里糊涂坐过一次小车外，这还是第一次，下车时不幸开不了车门，还碰了一个不该碰的地方。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后恶声吼道：“别瞎碰我的车！”方冰吓得在座位里惊跳起来，以为要撞车出车祸。然而司机还在继续挖苦：“坐公共车多好呢？也不用出这种洋相！”说完就摔开车门下车去观望回车路线，嘴里还嘟囔着。肖干心里念叨着“惭愧！”讪讪一笑置之。方冰可不那么善良。帮着肖干下了车，她一边理着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一边“噎——噎——噎——”地走过去。在几乎要擦肩而过时才突然转过脸去恶狠狠地说：“我们的车不比你的差！你这要饭的×！呸！”

方冰在省城读过几年书，对此地的粗话不外行。眼下这个×字，就极具表现力，不仅用得恰到好处，还有所创新，因为本地人在骂×时，一般不加修饰语，反倒常有人亲昵地在前面加上姓氏，从而有了“张×”、“李×”的称谓，无疑加剧了人们忘却×为何物的趋势。今日方冰破例一个修饰语，显然具有某种正本清源的功能。

不知是被方冰的风采镇住了，还是被如此骂昏了头，这位平日一定伤害过不少乘车人的司机居然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大约是对年轻女士的敬爱之心尚未泯灭，他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在躬身上车时喃喃自语道：

“要饭的？我也算是要饭的？……还是×！没听说过！岂有此理！”

一 肖干部其人

肖干部，单名霖，现年四十八岁，身高一米七五，未婚，身体康健。六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层层下分至吴江县。吴江地处三省交界的万山丛中，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这里可谓人才荟萃。仅高等学校下放的教师和历年分配来的学生，和其它各类知识分子，如按八十年代的标准，足可建立一所中等规模的野鸡大学。与他同时分来的还有一位同系同学。该同学来时还带着一顶小小的“帽子”（什么“分子”之类），所以被分到县城六十里外一畜牧场。他来后立刻全神贯注上书解决问题。像大多数情形一样，这种上诉的结果是事情愈弄愈糟。后来精神失常，其后与另一精神失常的女青年稀里糊涂结合，愈加不可收拾，不久就被送回原籍了。多年后，肖霖还在为他嗟悼：此公枉读史书，处事如此急于求成，乃至误了终生！

肖霖来后被分往公社担任一般干部，在生产队蹲点。其后在一农业中学教书。以后组建计划生育办公室，肖霖由于特殊的条件（如温厚腴腆的性格），奉调进入该室，直至今日。

七十年代后期，下放本地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纷纷按专业归队进了城，许多外县来的干部也回到了条件稍好的家乡。但肖干居然稳如泰山。据知情者称：他也与几所大学和研究机关联系过，大概由于所学专业的缘故，被婉言谢绝。“哼，历史！那也叫专业？屁扯蛋罢了。”了解情况的人在心里说。而在不知情者看来，肖干虽然只近不惑之年，却俨然已知天命了。

总之，不管是不走也好，或是由于历史受鄙视而走不了，反正人留下来了。有鉴于此，在以后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热潮中，

据说组织部门曾考虑过启用肖霖。北京大学毕业生，在山区工作多年，矢志不移。在共产党即将安排第一批干部退休时，这是多么理想的“三化”人选！最初的打算是让他干半届副县长，然后提为正职。但在酝酿时，有人突然发现，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小组长都没干过！那就先干个政协主席吧。正、副都行！这种位置，安排给谁料想也碍不了大事。但最后议决时，还是让干县长！反对的人也不是没有。前县长李子贵先是明确反对，其后便不再言语。这本是组织部门的头等机密。但吴江县城太小，人的关系太密切，以至立刻传了出来，成了人人皆知的轶闻。

据说，地委组织部赵副部长，在县组织部王部长陪同下，一天晚上七时三十五分许来到肖霖住处。进屋后，王部长是熟人，往厨房探探头，问一声“吃饭了？”就算寒暄完毕。赵副部长则在两小间房子里四处看了看，十分热情，关怀备至。据讲述故事的人说，赵副部长吸烟之前，竟先给肖霖敬上一支。但他起身接过后就把它夹到耳朵后面，然后就乐哈哈地听赵副部长讲话了。他听得十分认真，就差没做笔记。赵副部长讲了近一个小时，其间只有王部长不时插言，以亲切和活跃气氛。如此而已。

据说，第二天王部长再次光临肖干住处。老王掏出了烟，老肖立刻擦燃火柴，往前凑去。老王一掌击去，打灭了燃着的火，然后自己点燃了烟。抽足一口，才恶声说：

“跟我殷勤算个屁！昨天呢？张着大嘴傻乐！乐啥？”

“我没说……没说不干呀！”老肖还想打哈哈。

“没说不干！没说不干人家就让你干——干——了？”老王或许被烟呛住了，或许气糊涂了，此后便一言不发。老肖陪着闷抽烟。十分钟后，老王意识到，此君诚属不可理喻者，便站起身来。老肖也不远送，在房门口互相瞪一眼，算是告别。

此后不久一天，肖干与一熟人在街上相遇。他主动问候，对方却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他半天才神秘地说：“肖霖你不够朋友！”肖干涎着脸说：“怎么啦……啥时候得罪老兄了？下次够朋友行了吧。”对方无奈，只得往明处说，“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你把县长给退了？”肖干听得烦腻，便说，“我干吗要退？我犯得着吗？”对方惶恐得拉歪了脸，惊恐反问道：“当县长犯不着？你还想当……当专员？”肖霖被逼不过，只得说，“下次吧……下次再说。”说毕老肖要往前走，别人也只得继续往前走，临走前挖苦道：“你以为还有第二次？”肖干望着远去的背影，反倒笑了，喃喃自语道：“世间的事怎能没有第二次？难说啦难说！”

另一位朋友直言相告：“你不稀罕那位置，我们还真稀罕它！你坐在那里为我们办点事不好吗？”

肖霖朋友们的感觉不是没有道理。在中国，父母官的位置历来意味着炙手可热的权势。坐在那里，你可以批干部指标，批抓人捕人，甚至派款催粮，更不用说解决城镇户口、升学就业之类的小意思了。以后的事实证明，它们中任何一件事落到我们自己头上，都会急得上窜下跳，乃至不择手段的。

也有人说肖干心里不糊涂。县长也就一个处级罢了。在一个大单位，他们能坐满一个小礼堂！出门办事，县长常被城里人当“乡巴佬头儿”对待。县府办公室林主任就曾讲过一件令天下父母官伤心的往事。一天，吴江县一位县长在火车站排了两个小时队轮到自己买卧铺票，不想钱和工作证被从里面扔出来：“今日没票，明天再来！”排在后面的县公安局长刘开山接上去求情：“他是我们县长，排两小时队了，能不能……”不料里面的人喊起来：“县长也没票！县长……算什么东西！神经病！”刘开山回到住地第一句话是：我真想掏出枪来毙了她！刘开山是对越反击战中死里逃

生的一位连长。他没有在车站开枪的勇气，但关起门来骂人的勇气还是有的。但骂人归骂人，当时他仍不得不让县长靠边站，自己又排了两个小时队才买了两张坐票。夜间，县长实在支持不住时，居然入车随俗：隐瞒了身份钻到坐位底下蜷缩着睡着了。若不是依仗了刘开山两条墩实的大腿，不知该有多少只脚会踩到县太爷头上呢！

这样的县太爷肖霖稀罕吗？他是否也像那位售票员，在心里说：县长……县长算什么东西？

尽管没当上县长，在方圆半公里许的吴江县城，肖霖仍是知名人士，是人们不断关注的对象。不说别的，仅他几十年不立家室就足够引起相当的关注。

“肖干部同志，您媳妇一定比俺们漂亮吧！下次也引她到乡下来让俺们瞧瞧行不？”在生产队的会议室里，漂亮的、诡计多端的媳妇们以挑衅开始了她们的打趣。

习以为常的肖干知道这是无需理会的问题，便清了清嗓子念开了文件。然而人们意犹未尽。在愉快的议论声中，一位缺乏幽默感的中年妇女突然摇着正纳着的鞋底喊起来：

“漂亮个屁！你们瞧……瞧他那模样，他准还没捞上摸过媳妇的毛哩！”

“那么牛高马大一个男人没有……没有……除非他——有毛病！”另一位恍然大悟的妇女勇敢地说出了大家的疑虑，在一阵颤栗的沉寂之后，终于引发了一屋子火热的笑声。

坐在一旁的方冰气白了脸，但从此也开始了对他悉心的关照。这是一项旨在还他男人形象，非女人莫属的感人使命。

在城里，单身男人的处境好多了。他们面临的最大考验，无非是应付撮合亲事的好人们。当年第一批给肖霖提亲的同龄友好

如今已是爷爷奶奶了。据说，他们总是在大街上为老肖说项，后者几乎总是心不在焉，总是盯着街上的车水马龙、千百人物。生活像一部长篇小说，他肖霖才翻完第一章哩！他典型的回复是：各位的美意我真不知如何感谢才好！我在此地人生地不熟，此事我一旦准备就绪，一定会去有劳各位的。“他心神不定！”精明的人说。“他不愿当陈世美！”浅薄的人说。但较少有人说“他有毛病！”

肖霖当县长或主席的事很快烟消云散，他不立家室的事也逐渐被人遗忘。多年后，当方冰回忆与肖霖的日常接触时，她倒是认为探明了一点真意。有一日，当在报上读到当年一学生造反派头头刑满出狱的消息时，肖霖不无感慨地说，“当年北大清华学生造反时，谁不认为自己可以当个副总理……”方冰反唇相讥：“所以老肖您也就不屑于当吴江县长了！”肖霖自知失言，赶忙结束谈论。方冰也知言重，于是一笑置之，改谈生活小事，或计划生育大计了。

方冰是本地一位干部的女儿，七十年代末由县保送到省城一中等师范学校学习音乐和舞蹈，回县后本应担任小学教师，实际上在县广播站当了播音员，然后进计生办，许多年后与退伍军人刘开山结婚。

在小县城，领导机关和群众舆论能让一位中年未婚男干部与一光彩照人的女干部同室对面办公，实属罕见。然而几年下来，尽管方冰生性活泼，行为放肆，肖干竟能泰然处之，众人也从未有过认真的非难。人们说，仅凭这一点，肖干就是一个人物。

但关注仍是有的。比如，男人们就少不了在肖干面前拿方冰开心。这时，他就会环顾四周，然后神秘地举起双手，做出投降或割脖子的姿势，悄悄告诫说：“小心刘开山！”那神情是：“人家是公安局长，我能拿他老婆怎么样呢？”

也有人在肖干面前议论方冰，并非为了取笑，而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明星的善意的关注。这时，肖干就会睁大了眼睛担保说：“你们说方冰……人啦，也就只能这样了。刘开山大难不死，果有后福嘛！”肖干善于自律，从来只评论死人。但据了解他的人说，这是能从他那里听到的对活人的最好评价。

还有别的关注。

在县文化馆的阅览室里，几位知识界人士围坐在一起谈论开了本县的旧闻新事，突然一位开了言：

“肖霖一直在写东西吧？写了有二十年了吧？都是些什么宝贝呢？怎么没见他拿去发表？”说话的是宣传部干部、省报通讯员、新提拔的专业作家老汪，脸上颇有几分鄙夷的神情。

“他哪能像你汪大作家呢？你是春种秋收、统购统销哩，新粮一出只管上交哩！老肖办的是私家酿酒厂，找个市场不易啦！好在酒这东西，不发霉，也不长蛆，反倒讲究一个‘陈’字！”答腔的是文化馆馆长老姜。

在吴江县城，肖干几十年如一日，没和任何人红过脖子。但真正能推心置腹交谈并了解对方底细的也就只有几个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位姜馆长和前县长李子贵。老姜是本地人，从教师岗位退下后担任此职。都是知识分子，肖干又喜欢到馆里泡，他俩的关系不难理解。但与李子贵的关系却有着不平常的意义。

李子贵是吴江县近半个世纪唯一的风流人物。根据民间的传说，他原是三省交界处一支非同小可的土匪部队的首领，以后被共产党争取过来了。有人说他本来就是共产党。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不管怎样，从五十年代初共产党第一次在吴江建立政权起他就是县长，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李县长身高一米七八，左臂稍有残疾，活活一个光榮的象征；右脸有雀斑若干，合